

海上记忆

# 小莘庄的“小时候”

## ——上海文史馆馆员曹旭记忆中的那段时光

■ 本报记者 沈轶伦

1998年12月29日,长寿路与武宁南路相交处,静安区的小莘庄,迎来了一场隆重的动工仪式——达安花园正式开工兴建。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、副市长韩正在开工仪式上希望达安花园在城市建设的高起点规划、高质量建设、高水平管理上作出探索。

至此,这片位于曹家渡商业副中心地带上的土地,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“旧貌换新颜”。在新世纪到来后,倘若一个初次来上海的人再经过这里,看着眼前漂亮的生态住宅小区,被绿植团团围绕,恐怕再也难以想象,这里曾有成片密集的危棚简屋。当年,光是为了拆除这片旧区并改善此间近4000户居民的生活,静安区政府投入了巨资。

但对于曹旭来说,他永远不会忘记,1958年,当他提着藤箱,从江苏金坛到上海父母身边,来到位于小莘庄的长寿路945弄西弄94号,在开垦乡村野惯了的他,穿过弄堂,走进父母和妹妹租住的房子,吃了一惊。少年迈开脚,试着摸着走了三步,到底;竖着走了三步,触壁。他不禁嘴里大喊起来——“三步跨到头”。这就是父母,和几个孩子在上海能住的全部面积。

弄堂狭长,屋子简陋,但就从这里开始,曹旭熟悉了漂白粉味的上海自来水的味道,熟悉了马路上汽车汽油的味道。

几年后,因为母亲工作出色,里弄里予以奖励,全家得以从长寿路搬到余姚路816弄130号,依旧未离小莘庄范围。在小莘庄,不会觉察出小莘庄的地位高低。但离开小莘庄到外头,小莘庄被纳入了比较体系。曹旭长大了,读了书,出了门,遇到新朋友,要交女朋友,当不得不回答别人“你家住哪里”的提问时,他没来由回避了。小莘庄的名字那么可爱,但对老上海人来说,这三个字是和棚户区画等号的。

好在还有一样东西,从不问人的家庭住址,也不选择人的出身贫富——在小莘庄,曹旭遇到了文学。

住在小莘庄,曹旭只觉得地名好听。但随着长大、读中学,他知道了别人眼里的小莘庄——上海有名的棚户区。曹旭不再向人提小莘庄。可是现在,曹旭现在很乐意别人问他小时候住在哪里——小莘庄,这个已经从地图上消失的名字。



曹旭,1947年出生,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导,上海市文史馆馆员。



昔日小莘庄所在地



俯瞰今日达安花园 资料图片

牌,在那黑阴的弄弄口,泛着昏黄色的媚眼。一阵阵刺激性的鸦片烟味,笼罩着整个曹家渡。

又乱又脏,使得一般人不愿涉足,但因为房价低廉,却成了贫穷的新移民进入城市后的落脚点。抗战时期和战后,大批江苏、浙江、苏北难民流入小莘庄,渐渐形成棚户区。这里“道路不平,灯火不明,垃圾遍地,夏秋蚊蝇成群,时疫流行”,可这里的人吃苦耐劳。

1949年以后,随着上海解放,小莘庄被政府改造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,上海市府在小莘庄填筑筑路,这里成为长寿路945弄东弄。同时,清除流氓恶势力,关闭妓院、赌场、毒品窝,鼓励大部分人就业。到20世纪70年代,小莘庄的居民陆续通过自力翻建草棚,建单层或双层简屋,填平全部臭水浜,辟筑道路,设公用水站、路灯。昔日“歹土”变了模样。

来自江苏金坛的父母离家到上海,在小莘庄找到落脚点,父亲在一家玻璃厂工作,渐渐站稳脚跟。1958年,他让此前在老家的儿子到上海团聚。这就是曹旭的上海故事的源头。

### 三轮车冲进唐诗世界

上海毕竟和老家不同。最大的不同是,女人都被动员出门上班。曹旭的母亲一到上海,就加入里弄生产组的缝纫组,很快就因为工作出色,领导提升她当上“街道洋铜厂厂长”。评上三八红旗手,得到组织奖励,全家搬到了余姚路,居住面积得到一点改善。

曹旭是读完四年级到上海的,因为转学成

问题,一时找不到能升五年级的学校,先后进过两个民办小学,整个学校只有一间教室,教室里有四排桌子。一排桌子坐一个年级的学生,从第一排一年级,到第四排四年级。老师来上课,先给第一排一年级的学生们上,然后叫第二排起来,就给二年级上课了。后经人介绍,曹旭进入普陀区叶家宅路小学,不久又转到长寿路第二小学读书。

小莘庄也藏龙卧虎。曹旭家门口斜对门的邻居,教会了曹旭吹口琴,另一个对门的邻居哥哥比曹旭大十来岁,会和曹旭谈文学。小莘庄离当时还是断头路的武宁路不远,武宁路上有一座又高又长的水泥桥,三轮车要过桥,车夫必须下车,把着龙头往前拉。曹旭他们见状,总是喜欢做好人好事,帮助车夫在车后推。得到的报酬是,到了桥的最高点时,车夫高兴地喊一声“上来”,孩子们就坐在飞速下桥的车上享受过山车的快感。到了桥下,车夫有时还会“犒劳”他们。一次,一位三轮车夫运的是要送到纸浆厂压成纸浆的废品旧书,他允许孩子们每人抽一本回家。曹旭抽到的是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图文本。

从此每天他都趴在陋室的窗台上,倚着窗框看桌面,大声朗读诗歌。直到小学毕业时,曹旭能把里面的诗歌一首不落全部背诵出来。谁能想到呢,后来这个男孩,一生从事中国古典诗歌教学研究。

### 消失在地图上的名字

也几乎到上海的第一时间,曹旭发现,小

莘庄家所在的狭长的弄弄口,摆着一个“小书摊”,里面有许多孩子们爱看的小人书。

曹旭养成了每天去小人书摊的习惯。摊主姓费,人称费老头。他书摊上出租的各色连环画,安慰着小移民失学的不安和离乡的孤单。曹旭每天向母亲要二分钱,围着费老头的书摊一圈一圈不肯离去,被母亲笑称“像头驴子围着磨台转”,但费老头可不笑曹旭,他偷偷和孩子说:“你将来是要中状元的。”

1978年,在上海制药厂当了10年工人后,曹旭抓住恢复高考的机会,考入上海师范大学,1984年考取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,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和魏晋南北朝文学,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首席博士。1987年毕业后,他回上海师大中文系执教。

在小莘庄被动迁前,有一年春节,曹旭回家和父母吃饭,大家无意中说起费老头的小人书摊。妈妈问,你不知道么,费老头都去世二十几年了。曹旭听了“哎哟”一声,筷子差点掉地上。之后一连几天,他心里都难过,“好像死去的不是费老头,而是我童年刚到上海读书的那段时光”。

可是,若要向外人描述那段时光,究竟有什么值得说的呢?

在他高中毕业,进了工厂时,要交女朋友。当时的女朋友问他:“住在哪里?”他讲“小莘庄”的时候,她就掉转头。在整个青春期,要是有人问他住在哪里的时候,他就会非常警惕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不回答……

但时过境迁,曹旭不再回避小莘庄的话题,甚至为这个地方感到自豪。他已经走出小莘庄很远,这个已经从地图上消失的名字,见证了孩子的成长。

### 昔日“沪西歹土”,解放后变了模样

在上海众多社区里,小莘庄是有名的。出名,是因为棚户区。

在《上海通志》里,曾这样介绍小莘庄的得名:一是因草棚密布,火灾频发,居民求神保佑,组织太平会,名“小莘庄”,莘幸同音,其意是居民皆为辛苦人;二是为防火灾,起名“小心庄”,取意小心火烛。1954年,由里弄干部改名为小莘庄,泛指长寿路南,万航渡路与康定路交口处东北一带。

在20世纪之前,这里是江南水乡里一处蔬菜和粮食种植园。上海沦陷后,曹家渡为日伪政府管辖区域,但越界道路范围内的行政、警务又归租界管辖,虽为各司其职,实则是成为两不管地区,很快成为治安洼地,人称“沪西歹土”。

据1938年末上海媒体报道,记者在曹家渡看到的是:“一到傍晚,灯影牌楼式的招

### 相识未名湖,相守莫高窟

我觉得老彭太了不起,我的孩子太可怜。这一年,我与老彭的分居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。因为双方单位都不同意调动,此事又拖了两年,最终在老彭的理解下,他放弃了他创建的事业,来到敦煌,来到我的身边,我们一家才得以团聚。

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、好母亲,因为自己完全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、一个当母亲的应尽的责任。相反,老彭既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,还要带孩子,既当爹又当妈。由于我的原因,造成我们长期两地分居,使两个孩子小时候的教育受到了影响。老大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,老彭为此很苦恼。老二只读到了大专,再没有给他创造更好的学习机会。由于心里对孩子的愧疚,在家里我从训斥孩子。我在与孩子的相处中,善待他们,理解他们,引导他们,遇事与孩子耐心讲道理。我对孩子的要求是,不能做坏事,成人后能自立,为社会做点有益之事。

我和老彭是大学的同班同学,老彭是我们班上的生活委员,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“大臣”。

当时男同学住在36斋,女同学住在27斋,男女生交往比较少。我一直叫他“老彭”,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,我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。他和我们同学的关系都很好,因为他办事认真,有责任心,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,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。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。

老彭对我格外照顾,可我对恋爱非常迟钝。因为27斋女生宿舍很小,加上



### 樊锦诗自述

## 我心归处是敦煌

樊锦诗 口述 顾春芳 撰写

住的是上下铺,学习空间很狭窄,所以就要跑图书馆看书。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,有一回我去图书馆,发现已经没有位子,我就看见老彭在冲我招手,原来他给我留了个位子。这以后经常是他先到,占了座位就给我留下。但是他也不多说话,我也不多说话。据他后来说,他认为我这个人学习还不错,其实,他学习比我刻苦多了。

有一年夏天,他买了一块手绢送给我,大概是因为他看见我用手绢擦汗,蓝色的手绢,我才发现原来老彭非常细心。但是我一看他送的手绢,黄色的,上面有绿点点和红点点的花纹,我既觉得他对我很关心,又觉得这手绢实在是俗气。他们老家爱吃腌臭鸡蛋,有一次他就带了臭鸡蛋给我,还说特别好。我当时想这有啥好吃的,不过又觉得这个人朴实得可爱。

有一天,老彭突然对我说:“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哥家,我哥哥住在百万庄。”我这才知道,原来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。我心里想,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里,但是他提出要带我回家,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。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还没有正式谈恋爱。

到了他家以后,我感觉他们家的氛围

很好,特别是他大哥待人热情、周到、诚恳,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我意识到老彭的成长受到了他大哥的很大影响。老彭是他大哥拉扯大的,老彭长得很像他大哥。大哥比他大5岁,念过师范学校,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革命,退休前是建设部的一个司长。2015年9月,大哥还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,在抗战老同志的乘车方队中。当年他大哥参加革命后调到了保定工作,就把老彭带到保定上学,调到北京之后,又带他来了北京。老彭上的中学是北京四中,是他大哥出钱出力培养他,一直让他念到大学。他心里很明白,也很感激,所以学习非常下功夫,做事也非常认真,成绩很好。

还有一次老彭带我去香山玩,爬到“鬼见愁”,实在口渴得很,老彭就去找水。估计是买不到水,他买了点啤酒回来。我说我从来不喝酒,他说喝一点没事,啤酒也能解渴。谁知道我喝了一点就晕得不行了,路也走不动了。他问我为什么不早说,我说我从来不喝酒,是你说没有关系,我才喝的。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儿休息,直到我酒劲儿过去慢慢缓过来。

大学四年级的暑假,我姐悄悄告诉

我,说是家里给我相中了一个人,这个人我根本没有见过。因为我不愿意,所以我就向父母说明自己已经有意中人,他出身农村,是我北大同学。我之所以要告诉父母,是不想让二老再管我的婚姻。

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,你爱我,我们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,快毕业前我们在未名湖边一起合影留念。毕业分配后,老彭去了武汉大学,我去了敦煌。那时候我们想,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,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,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。北大分开的时,我对他说:“很快,也就三四年。”老彭说:“我等你。”谁也没有想到,这一分就是19年。

分开的时间,我们每个月都会通信。因为我写的字比较硬,老彭的同事以为来信的是个男同学,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女朋友,还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。

老彭去武汉大学历史系时,那时的武大还没有考古专业,只有历史专业,他一开始当谭戒甫先生的助教。1976年,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办后,招收了考古专业第一届工农兵学员。老彭当系领导和考古教研室的负责人,主要负责教学,讲夏商周考古,另外还要带学生外出考古实习。他在武汉大学从零开始,建立了考古专业及第一批师资队伍。

1964年秋天,我在张掖地区的公社搞社教工作,老彭所在的武汉大学也在搞社教。社教工作差不多搞了9个月,结束之后我就回上海家里探亲去了。

1965年秋天,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我。那是毕业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。常书鸿先生十分重视,特地打着武汉大学来一个教授的旗号借了辆车去接老彭。老彭的同事这时候才知道,原来那位敦煌的同学是个“飞天”。

(二十八)

连载

## 消费市场 专版

### 刊登内容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
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
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
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

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: 021-22898552